列傳卷第六十　　范曄　後漢書七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鄭太　　孔融

荀彧

鄭太字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開封縣故城在今汴州南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續漢志曰尚書令六曹郎三十六人並百石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

故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
猒若代之朝政授以大事（借音子夜反）將恣凶慾必危朝
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
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此事留變生殷鑒
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弃官
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
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
以袁紹為勃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
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怍旨公業恐
其衆多益橫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

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詭詞
更對曰（詭猶詐也）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
如有不信試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
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強盛然光武以來中國無警
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弃
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
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
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
（孟卓名逸）坐不闚堂（言不妄視也）孔公緒齠清談高論噓枯吹
生（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並無軍旅之才執銳之幹臨

鋒洪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多精悍悍勇也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說苑曰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許慎注淮南子曰孟賁衛人也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於河先其伍舩人怒以楫虓其頭不知其孟賁故也中河孟賁瞋目視舩人髮植目裂舩中人盡播入河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四馬追之不能及聊城之守史記燕將攻下聊城因保守之齊將田單攻之歲餘不下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怙亦恃也將各基峙峙止也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挾持也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

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義從八種並見西羌傳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膠亦固也當解合之埶猶以烈風埽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豎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玄北海人故云東州北海邴原清高直亮魏志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管寧俱以操尚稱皆儒生所仰羣士楷式

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前書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淄川王賢齊南王辟光膠西三邛膠東王雄渠景帝三年反大將軍條侯周亞夫殺兵破之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讚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苦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弃德恃衆自虧威重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略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既遷都長安天下飢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

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共謀殺卓事洩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爲楊州刺史未至[illegible]大夫時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師位至侍中前書霸字次孺元帝師解見孔昱傳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弟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引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見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膺潁川襄城人融家傳曰問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傳不同也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

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家語曰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通禮樂之源明道德之歸即吾之師也今將往矣遂至周問禮於老聃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煒音千匭反）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

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抵歸也融家專褒字文礼也）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窘迫也）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舍止也）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前書音義曰讞請也音宜桀反）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齊聲稱州郡禮命皆不就辟

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撓曲也音乃孝反）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劍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融家傳曰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荅輒有匡正之言以忤卓二日轉為議郎時黃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請武馳檄飛輪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璆者巨秋反又音求）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

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都昌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爲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吳志慈字子義東萊人也避事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激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鉤遺時融爲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之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見融既而求救於劉備得兵以解圍焉）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迄竟也）在郡六年劉備表

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隱憑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爲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說文云隸附著）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逼爲軍帥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三輔決錄曰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車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至云何而言從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

屈辱憂恚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
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直指無屈撓也前書自攝衣直指寧
輯東夏輯和也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
使首名所上章表及署補用皆以日磾名為首也附下罔上前書曰附下罔上者刑姦以
事君左傳叔向曰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公羊傳曰鞍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獻及魯衛之侵
地使耕者東西其畝以蕭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
之獻請諾使反魯衛之侵請諾使耕者東西其畝是則土齊也蕭同
叔子者齊君母也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曰不可請戰一戰而不勝
請再戰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宜僚臨白刃而
正色楚白公勝欲為亂謂石乞曰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相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
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言悅告之故亂承之以劍不動事見左傳王室大臣豈得以見
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
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
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楊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公羊傳曰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殺君而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公
之亂斲子家之棺左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斲薄其棺下使
從卿禮為其殺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
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
龐善否不別左傳楚申叔時曰人生敦龐杜預注龐厚大也吏端刑清斬宜也政無
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
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

絕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殘其支體弃而弃廢之非所謂言蹙時消息者也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紂訢朝涉之脛孔安國注曰冬日見朝涉水者謂其極寒訢而視之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前書貢山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君也若各用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

憲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務趨惡莫復歸正夙沙氏

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夙沙衛為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

以伊戾禍宋左傳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賀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欲用洩加書徵之駟而告曰太子將為亂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為公因太子太子縊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享伊戾

為世大患史記胡亥即位趙高為郎中令專任之後殺李斯曰高故宦人也通於刑殺胡亥卒亡秦也前書吳芮坐法黥論輸麗

中為群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

足絕人眾逆為善耳鉏凶切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之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逐自刖楚人以為大閽君子信如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信如

六和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獻之武王使人相之曰石也以為謾曰別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多刖足者何哭之悲也對曰吾非悲刖也悲寶玉而見以為石貞士而見以為謾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智如孫臏史記孫臏與龐涓學兵法涓事魏惠王為將軍自以不及召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陰使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之韓而召臏至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夜發見火舉而俱發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其軍大亂齊因乘勝盡破之虜太子申而還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夜發見火舉而俱發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其軍大亂齊因乘勝盡破之虜太子申而還

王問兵法以為師魏與趙攻韓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軍半至使齊陳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弃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夜發見火舉而俱發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其軍大亂齊因乘勝盡破之虜太子申而還

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莫見人舉而俱發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攢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遂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矣

冤如巷伯 毛萇注詩云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史遷 李陵為匈奴敗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遂被下蠶室宮刑後乃著史記

達如子政 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上言黃金可成上令與尚方鑄作奉費甚多方不驗乃下吏當死上奇其仲得踰冬戒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材達古今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國語中刑用刀鋸也

是太甲之思庸 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

穆公之霸秦 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囚孟明等後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為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

南雎之骨立衛武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實既辭止載號載呶不知其為惡也

陳湯之都賴前 湯字子公遷西域副校尉矯制發諸國兵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

魏尚之守邊 文帝時尚云中守邊

酋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趙人馮唐為郎為言文帝赦尚復為雲中守也

無所復施也 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斥指也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躰謂國家之大體也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陛級縣遠祿位限絕賈誼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乃九級上廉遠也則堂高也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

論語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如日月無得而踰焉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形見也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前書賈誼曰里諺云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乎貴臣之近主乎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杜預注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貨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爾雅曰羊牝曰牂高曰天險不可昇地險山川丘陵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貢篚鄭玄注儀禮曰篚竹器如篚也書曰厥篚玄纁幾組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萃淵藪書曰今商王受亡道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孔注曰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淵主窟聚泉府藪澤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左傳取郜大鼎于宋戊曰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郜鼎在廟彰孰甚焉郜鼎郜國所作也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詩曰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並獻帝子帝傷其早歿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梁懷

王揖景帝第也立十年薨臨江閔王榮武帝兄也爲皇太子四歲廢爲王坐侵廟壖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六年薨臣賢案齊哀王惠王之子高帝之孫非昭帝兄弟當爲懷王作哀者誤也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爲王而薨融家傳及本傳皆作公此爲王者亦誤也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爲諸在冲齔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謚者宜稱上恩（稱音尺證反）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遠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處猶安也）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袁紹傳熙紹之中子也甄氏中山無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逸上蔡令魏略曰熙出在幽州甄氏伺姑滕文帝入紹舍后怖伏姑滕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頭在地非凡太祖聞之其意爲迫取之）馘及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迫

周公（紂音丁未反又音曰約之也）武王牧殷斬紂（紂頭懸之於小白旗以爲紂之亡由此交也出列女傳也）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公分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建安十二年也）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萬里之外（萬里之外謂遼東也）不責捷疾而緩數千騎何也（緩猶遲也）條海外昔齮慎不責矢（國語曰昔武王克商通于九夷百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咫尺也）肅慎氏國名）略曰楛矢一名肅慎氏說文曰楛木也今遼左有楛木狀如荊葦如榆也）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弁案也（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丁零之國前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寧盜武牛羊）武遂窮厄日年饑兵與操表制酒禁融頻言爭之多所侮慢之辭（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頌帝德隆盛和神定人以爵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酒之德無窮不千鍾無以建大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樂魯肅乞鴻門非深宵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揚其靈景帝非醉幸唐侯無以開中

與表器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夫國不酣飾一時無以決其法故舜生以高陽酒從着功於虞風原不餉醴歐醪取困於楚由是觀之商代質朴或忘酒敗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分今不絕乍義燕噲以讓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禁雖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倫那跌宕不拘正理）又曾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周禮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五百里曰侯畿鄭玄注畿限也）操疑其旨漸建漸廣益憚之然以馳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憲鯁大業山陽郗慮（續漢書慮字鴻豫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震浦江表傳曰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國家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秀才融曰融自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馳互相長短以至不睦操乃令有司奏融大不敬及與禰衡更相贊揚謗訕朝政云云操聞之慮書和解之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言怨操故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尚書曰舜以伯禹爲司空禹讓稷契暨伯夷爲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故曰克讓之臣）殷周之際有爭友之義（殷紂淫亂微子數諫箕子佯狂周武王伐紂以殷亡微子乃持祭器歸周武王封之於宋）是以伯夷不念舊惡而行寡怨（論語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微子去殷而名傳不朽（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故曰君子之道或默或語或默所以藏用或語所以明時（易曰君子以藏用或默或語）或語之類也或默之類也（或默或語之類也）故鸞鳳翔於千仞（莊子曰鸞鳳之飛翔乎千仞之上）以其能遠害也（莊子曰鸞鳳以其高翔而遠害）聖賢之所貴也（論語曰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夫何多讓之有（論語曰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昔齊桓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時錯爲御史大夫以諸侯國大請削其土吳楚七國反以誅錯爲名袁盎素與錯不相善盎乃進說請斬錯以謝七國）景帝遂斬錯也楚懷王將三閭大夫（楚懷王將屈平爲三閭大夫）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文誘於秦懷王子子蘭諫之）於是王而放逐之（史記楚懷王聽子蘭之言卒客死於秦）彭寵傾亡起自朱浮（朱浮與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

禹威模失於宗馮（鄧禹征赤眉令宗欽馮愔守恂邑二人爭權相攻遂殺欽因反擊禹今流俗本宗誤作朱也）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音余）昔廉藺小國之臣猶能相下（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黽池歸拜藺相如為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不忍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頗聞之肉袒負荊謝之相與為刎頸之交事見史記）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公子糾與桓公爭立管仲射桓公中帶後桓公即位以管仲為相也）夫立大操者豈累紝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介猶幫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為蒂芥者也）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憮者舞無失意貌也）昔國家東遷文舉盛歎鴻象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令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徽惠書教（徽曲也）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郡（山陽與魯郡相鄰比）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

宣子趙盾謚也國語曰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沒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心不役矣其主廟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一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志非三閭即屈原也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故曰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夏小正云昆衆也孫卿子曰昆蟲亦有知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導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女嫉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揲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膀下之負韓信貧賤淮陰少年每之令信出膀下之榆次之辱史記荊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出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蚊音文虻音蚉言蚊虻之暫過夫以爲言子產謂人心不相似左傳曰子產謂子反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今缺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瓮四邊隆起一面高如鍛鑪故名鑪字或作壚韓子曰宋人有沽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今孺子懷錢絜壺往沽狗迎齒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韓子曰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

而無竅願獻先生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住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弃之今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它者奉遵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乃使郤縠將中軍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僎行與文子同升之於公與之並爲大夫僎音中春反見論語知同其愛訓誨發中言曹公與己同愛郗慮故發於中心而訓誨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禮記檀弓曰滕皮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鄭玄注曰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賢吏謂慮也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若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太中大夫職在言議故云閑職

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漢宮典職儀曰虎賁中郎將主武賁千五百人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詩大雅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也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典略曰粹字文蔚陳留人少學於蔡邕棗安初以高第擢拜尚書郎後爲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與記室融誅之後人親粹所作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

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史記曰魯大夫孟釐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服虔注曰聖人謂商湯也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有天下者何必卵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訕音所諫反訕謂謗毀也蒼頡篇曰訕非也又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謂不加幘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跌蕩無儀檢也放縱也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爲辟言如寄物甑中說文曰甑缶也字書曰甑似缶而高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弃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亦慕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魏略曰曹操爲司空威德曰盛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令改節融不從之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後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

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前書曰欒布梁人也爲梁王彭越大夫使於齊未反漢誅越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論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爲之不採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恣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當意而爲文吏所誣挫故上書訟之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公羊傳曰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舒音舒緜也緩也盜齊謂田常也莊子曰田成子一旦弑齊君而盜其國左傳齊景公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公曰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緊而無維心忤逆也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移鼎謂遷漢之鼎也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身後謂曹不受禪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負囿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囿即祉字音玉丸反前書音義曰祉謂祉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不能委曲以貪生也賈誼云品庶每生懍懍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皜音古老反荀彧字文若袁宏漢紀彧作郁潁川潁陰人即陵令淑之孫也即陵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父緄爲濟南相緄音古本反緄畏憚宦官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傳公明公明不取轉以妻郁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

或而異之曰王佐才也中平六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亢父屬梁國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亢音剛父音甫）董卓之亂奔宮歸鄉里同郡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密縣西山）也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四面通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避之（亟音紀）旨反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或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或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或以上賓之禮或明有意數（數計數也）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或聞操有雄略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初年二年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比之張良）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又為操鎮東司馬興平元年操東擊陶謙使或守甄城（縣名屬濟陰郡今濮州縣也甄今作鄄音絹）任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操（典略宮字公臺東郡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也）而潛迎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人譎或（譎詐也）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或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求見或或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魏志曰惇字元讓沛國人）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

輕欲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必未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不令其有去就也）若先懷疑兼女彼將怒而成謀下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或乃使程昱說范東阿（魏志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范縣屬東郡今濮陽縣也東阿縣屬東郡今濟州縣也）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操焉（二城謂鄄范東阿也）二年陶謙死操欲遂取徐州還定呂布或諫曰昔高祖保關中（高祖距項羽常留蕭何守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

攻能平定山東（曹操初遂進兵[illegible]鮑信等迎領兗州故能平定山東也）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河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宜急分討陳宮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穡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

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弃彼取此
以權一時之勢願將軍慮焉操於是大收兵衆復
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兵略地東至乘氏西至濟
山東皆應之唯東平東阿鄄城三城堅守不下
會張邈叛迎呂布布入鄄城邈使人語陳宮宮
乃勸太守陳宮字公臺東郡人初舉孝廉為黃門侍郎後棄官還鄉里太祖辟為東郡太守後從太祖征呂布為布所獲不降而死事見魏志陳宮傳
東郡皆響應惟范東阿完操還救范
東阿布攻之不能下而操軍糧亦盡乃引軍還
鄄城屯于郊上分遣諸將復收諸城布東奔劉
備備時在徐州與布合兵屯下邳操復進攻之
布敗走保城自度必破乃降操生縛布及其將
侯成魏續宋憲臧霸等皆坐於廳事上布謂操曰
明公所憂不過於布今已服矣願得將步騎為公
前驅以圖天下事若然者天下不難定矣操見其
意動顧謂劉備曰卿不欲天下乎何為如此備
進曰備以為公之所以不取布者以布有勇而
兼有謀今觀其形勢有勇而無謀若資之以徒
衆借之以威勢是為養虎自貽患也操從其言
乃縊殺布及宋憲魏續臧霸等皆赦之以霸為
琅邪相使招撫舊衆遂定泰山諸縣自是操東
征劉備劉表西拒韓遂馬超南平汝汴威震天
下

二年春正月帝以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策免
彪以光祿大夫京兆尹趙溫為太尉

夏四月公自將征張繡軍于宛繡等堅守不下
公乃引軍還繡等追擊公軍于安衆公軍不利
長子昂弟子安民及愛將典韋皆沒公亦流矢
中右臂公嫡子脩及從者皆奔馬超超以為已
死乃進軍攻公公與戰大敗超軍超軍退公軍
亦還舍營收軍士還見諸將無不流涕公謂曰
諸君何為乃爾吾不死汝等皆死矣衆乃喜悅
公自是益重諸將而輕敵人

秋七月公還許

冬十月公東征呂布

三年春正月公至下邳圍之三月未下公欲決
泗水灌城布將侯成等生縛陳宮以出遂屠城
宮求速死公殺之宮謂公曰明公雖以仁恕為
心而天下多有不仁者願公以東方見委若有
變故宮請老其中若有不測宮請就戮於此公
不聽宮既出公追之不及宮字公臺東郡人初舉孝廉為黃門侍郎後棄官還鄉里太祖辟為東郡太守後從太祖征呂布為布所獲不降而死事見魏志陳宮傳
公自是益重諸將而輕敵人

秋七月公還許

冬十月公東征呂布

三年春正月公至下邳圍之三月未下公欲決
泗水灌城布將侯成等生縛陳宮以出遂屠城
宮求速死公殺之宮謂公曰明公雖以仁恕為
心而天下多有不仁者願公以東方見委若有
變故宮請老其中若有不測宮請就戮於此公
不聽宮既出公追之不及宮字公臺東郡人初舉孝廉為黃門侍郎後棄官還鄉里太祖辟為東郡太守後從太祖征呂布為布所獲不降而死事見魏志陳宮傳
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遑遠赴雖
衛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尚書曰雖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乃汝也今
變駕旋軫軫旋車後橫木也
思北入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
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
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為韓暹楊奉安
足恤哉若不時定使豪桀生心後雖為慮亦無及
矣操從之及帝都許以為侍中守尚書令操每
征伐在外其軍國之事皆與荀彧筭焉彧又進操計
謀之士從子攸 從子攸 從子攸字公達太祖素聞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彧曰公達非常人吾得與計事天下當何

憂及鍾繇郭嘉 魏志嘉字奉孝潁川人也戲志才等書工也太祖甚記之字太祖與機書曰自志才亡後每有軍謀大事者必先此人也 陳羣杜

後莫可與計事者次頴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太祖以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吾欲以霸義舉孤謂大業者必此人也 陳羣杜

襲 襲字子緒頴川人荀彧從父也太祖為司空辟為侍中 魏志太祖以司馬懿戲志才等

懿字仲達 晉宣帝 博有膽智 魏志為楊州刺史後為孫策盧江太守李術所殺 家為楊州三輔決錄曰漢字文則京兆人少聰

東宮元將京兆人父端涼州牧 魏志為涼州刺史後為韓遂所殺 表

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 魏志超所聞聖守歷明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 在南陽奔

紹既 兼河朔之地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 繡志張繡在南陽奔

統而復反操與 魏志操書曰吾前之所以敗軍敗為流矢所中 紹與操

戰軍敗為流矢所中 陳琳為紹作檄書曰操祖父騰贅閹遺醜 贅閹養嗣曰操太

父萬乞匄攜養操 贅閹養嗣曰操太 怒欲先攻之而患力不

遺醜並侶慢之詞也 敵以謀於或或量紹雖強終為操所制乃說先取

呂布然後圖紹操從之二年遂禽呂布定徐州五年表紹率大衆以攻許操與相拒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少府孔融謂或曰表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為其謀主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許攸字子遠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 天姿環傑雅容多奇計攸字子遠 配字正南魏郡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色紹頗異之配感心知己竭節無二 逢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謀策甚信之 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一戰而擒也後皆如或之言 壽事在表紹傳操保官渡

官度即右之鴻溝也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其所侵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皆度口是也與紹連戰雖勝而軍糧方盡與或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致猶至也兵法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埶屈也高祖與項羽於滎陽成皐間久相持不決後羽請鴻溝以西為漢而退高祖遂乘羽敗之垓下追殺之公以十分居一之衆言與紹衆寡相懸也畫地而守之言畫地作限隔也鄒陽曰畫地而不敢犯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搤音厄搤謂捉持之也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辟持之遂以奇兵破紹紹退走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操以紹新破未能為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問或或對曰紹既新敗衆懼人擾今不因而定之而欲遠兵江漢若紹收離糾散糾合也乘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九年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以為冀部所統既廣則天下易服操將從之或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內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脩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

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操報曰微足下之相難所失多矣遂寢九州議十二年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恢大也）起發巨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徼邀也音古堯反）遂摧樸太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荊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左傳南轅反旆社須曰軍門前大旆）克平四州（謂冀青出并也）向使臣退軍它度紹必鼓行而前（鼓行謂鳴鼓而行言辭所畏也）敵人懷利以自百（各利人百其勇也）臣衆怯沮以喪氣（沮生也）有必敗之形無一樸之埶（捷勝也）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沔即漢水也孔安國曰漢上為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樸獲之賞（樸擊也高祖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為最功臣多不服高祖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諸君徒能追得獸且功相也至如蕭何發指示功人也縱或作蹤兩通）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張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二萬戶以封之）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侔等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君邑（前書曰復其後伐疇其爵邑音義曰疇等也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

或深辭讓操譬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左傳介子推晉文臣）況君奇謨拔出與亡所係可專有之邪（操不專功欲佳分之於或也）至慕魯連沖高之迹（史記曰趙欲尊奉為帝魯連止之平原君乃欲封魯連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士也而連不忍為也）將為聖人達節之義乎（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於是增封千戶并前二千戶又欲授以正司（或先守尚書令今欲正除也）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于十數乃止操將伐劉表問彧所策彧曰今華夏以平荊漢知亡矣可聲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操從之會表病死（魏志操如彧計表子曰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昭字公仁濟陰人也）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禮含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謂之九錫錫與也九錫皆如其德左傳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十史備物典策）密以訪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禮記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也）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表留彧曰臣聞古之遣將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史記齊景公以田穰苴為將軍杅燕苴曰臣素卑賤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即監督之義也）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左傳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

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尚速不及先請臣輒留彧依以爲重書奏帝從之遂以彧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至濡須（濡須水名也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吳錄曰孫權聞操來夾水立塢狀如偃月以相拒月餘乃退）彧病留壽春（壽春縣屬淮南郡今壽州郡也）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時年五十（獻帝春秋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丞帝方爲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隱而不言完以示其妻弟焚普普封以民太祖太祖陰爲之備彧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配上彧曰伏后無子姓又凶邪生嘗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比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太祖曰比豈小事而吾忘之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至董昭建魏公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乃齎董

檇軍飲饗禮畢彧請問太祖知彧欲言揖而遣之遂不得留之卒於壽春）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祖曰謂祭祖神之日因爲讌樂也風俗通曰共工氏子曰脩好遠遊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曰祖）謚曰敬侯明年操遂稱魏公云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詩曰百川沸騰）天下之命倒縣矣（趙岐注孟子曰到縣猶困苦也）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間關猶展轉也）察其定舉措立言策（措置也）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言彧本心不背漢也）誠仁爲己任期紓民於倉卒也（紓緩也音舒）及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筭有所研疎原始未

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夫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兩國謂齊與吳也端木賜字子貢衛人也田常欲伐魯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常從之賜又至吳請夫差伐齊又之越說句踐將兵助吳又之晉說以兵行吳伐齊之弊吳既勝齊與晉爭彊晉果敗吳越襲其後遂殺夫差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彼非薄於仁而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但其事不兼濟也言彧豈願彊曹氏令代漢哉事不得已也方時運之屯邅晏曰屯如邅如邅音竹連反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埶彊則皇器目移矣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蒙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偪謂詭辭以門卓揮金

[illegible]朋揮散也北海天逸音惰頓挫逸從也頓挫猶抑揚也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轡安歸高謀誰佐直轡直道也言其道無所歸謀謨之高欲誰佐也彧之有弼誠感國疾功申運改迹疑心一迹若可疑人如一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

列傳卷第六十八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皇甫嵩　朱儁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干遷霸陵臨汾令以父喪遂去官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類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

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標幟（幟音尺志反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蛾音魚綺反即蟻字也論賊衆多故以為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大谷轘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汜水之西）召羣臣會議

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罵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爲齊將守師墨城燕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矛盾於其角鑿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苣乘城龍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具州宗成縣梁衆精勇

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
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
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
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已病死乃
剖棺戮死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
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
觀於城南杜元凱注左傳曰積戶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即拜嵩爲左車騎將
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
八千戶以黃巾既平故改年爲中平嵩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

兮市爲墟毋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
居嵩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慢修
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
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
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虛困故信都
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干謂冒進難得而易失者時也
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
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
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六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
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愛鐵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維南子曰凡命特主親授鉞曰從此上至大將軍制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埽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弃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椎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通說信令信背漢參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今主上埶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捷則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赫然奮發因危抵積抵音紙抵擊也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異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埶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椎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

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
豎官羣居同惡如市（左氏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
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史記范蠡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
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
不施於有常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
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
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
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
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
用朝重於封食（唯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統發病死）會邊章

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以衛園陵
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
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
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感
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
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
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
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
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
滅全滅之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

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万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

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告左氏傳文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酈音歷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厄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埶不俱

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吏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閹豎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質正也）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產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屈嵩（風音諷謂諷動也）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犕未乎（犕音服說文曰犕牛乘馬犕即古服字也令河朔人猶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爲

前將軍嵩為左將軍俱征遼章韓遂爭雄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
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
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日變為鳳凰耳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將
軍文選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
續漢書曰以日有重珥免復拜光禄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
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嵩為人
愛愒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
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言汲引之
速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
拜病卒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嘗販繒為業
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
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為
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
繒帛為規解對規被録占對儁為解其事母既矢產業深恚
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父然理也本縣
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美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
後太守尹端以儁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
昭失利為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
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刋定州奏故端得
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

言後太守徐珪舉儁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阯部羣賊並起牧守輭弱不能禁又交阯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儁交阯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家兵僮僕之屬調謂調發之）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其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户賜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略拜爲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高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貢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郢鄧王城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徇齊五歲）

下齊七十餘城雋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
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
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
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
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
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
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
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
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
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
為卓所襲乃弃官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
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以河南殘破
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
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雋
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
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為傕汜所破雋自知不敵
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雋時猶
在中牟陶謙以雋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
與諸豪桀共推雋為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

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儁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楊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馗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言之）國家既遭董卓重以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長安隔絕不知吉凶是以臨官尹人搢紳有識莫不憂懼以為自非明哲雄霸之士曷能剋濟禍亂自起兵已來于茲三年州郡轉相顧望未有奮擊之功而互爭私變更相疑惑謙等並共諮議消國難僉曰將軍君侯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凡百君子靡不顒顒故相率厲簡選精悍堪能深入直指咸陽多持資糧足支半歲謹同心腹委之元帥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俟待也）況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膚兒無他遠略又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為太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

催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催相攻長安中亂故
儁止不出留拜太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
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催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
儁素剛即日發病卒子晧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
守論曰皇甫嵩朱儁並以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脤宜社之肉也爾雅曰率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
及其功成師尅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
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
尹司馬欲立王子閭為王王子閭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閭曰[illegible]
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絜其行也
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
高卒楚衆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
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旅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
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諒卒狼
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帥及袁氏也書秋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也莊子云孔子見盜與退曰吾幾不免虎口豈天之長斯亂也何智勇之不
終甚乎前史晉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
譜叙曰表字偉容歆之子也年二十餘為散騎常侍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字子魚稱
時人說皇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儁張角
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斂策而已不有焉斂策不論其功
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之所甚
重則怨禍不深矣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而能終

以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爲先
斯亦行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賁曰黃妖衝發嵩乃舊越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成而不居）
雋捷陳穎亦弭十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言肅王
命並遘屯蹷（蹷猶蹎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一

列傳第六十二　苍曄　後漢書七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董卓

董卓字仲穎（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隴西臨洮
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
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共
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
由是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說文曰徼巡也前書曰中尉巡徼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徼備盜賊）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
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櫜鞬）爲羌胡所畏桓帝末

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零羌及抱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敦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繒[illegible]侯約允名以為賊州購約允各千戶冠約允被購約改為遂允改為章樸）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

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金城縣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也見吳志）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弃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隅以爲捕魚而潛從隅下過軍（續漢書隅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北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邑千戶（斄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或作郃音台）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字壽成扶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兵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

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正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稟食也古者名稟為牢）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憋方言云憋惡也郭璞曰憋怤怠性也憋音芳烈反怤音芳千反）臣不能禁止輔將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並上書（並猶兼也）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惕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測亮反寒也）潰癰雖痛勝於內食音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松

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君側之惡人也且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鳴鐘鼓者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慆慢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山陽公載記段字作敖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典畧曰帝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英雄記曰原字建陽為人鹿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魏志曰以人不雨策免漢官儀曰弘字子高安衆人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

以下莫敢對卓文抗言（抗高也）曰昔霍光定策延年
案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前書昭帝
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尚書
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太甲湯孫太丁子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
宮也）昌邑罪過乎餘故有廢立之事（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
罷坐明日復集群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
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
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文議太后（靈帝
何皇后）蹙迫永樂太后（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至今憂死逆婦姑
之禮無孝順之節（左傳曰婦養姑者也厲姑以威婦逆莫大焉）遷於永安宮
遂以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
賁更封郿侯（傳音陟戀反郿今岐州縣）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
彪俱帶鉄鑕詣闕（一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
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
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丞
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
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
搜牢（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瘞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人情崩恐不保朝夕
及何后葬開文陵（靈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

公主妻略宮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
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
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
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鐘
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 鍾[illegible]按銅爲之賈山上書 云[illegible]書鑄鐘集前書音義曰
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 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
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illegible]東門京師[illegible] 於金馬門外言也張璠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候銅蘭楯卓亦取之鑄
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
魏志曰卓鑄小錢大五分無 文章肉好無輪郭不磨鑢 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人於
臨洮乃鑄銅人 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 帝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

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大夏殿 前史記曰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
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
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
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
伍瓊 英雄記珌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珌音祕 尚書鄭公業 公業名泰[illegible] [illegible]書名羌[illegible]文
兄袤避 其諱耳 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
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
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 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 侍中劉岱爲
兗州刺史 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牟平人 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 英雄
記伷字公緒九 州春秋伷爲冑 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 獻帝春秋咨作資 後爲孫堅所害

卓所親愛並不免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徵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毖陰為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大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三輔虔為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卻乃鴆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並爭不能得而伍瓊周毖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一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毖而彪琬恐懼謝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并罪卓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燔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便也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踐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兵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宮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家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傕郭汜出廣掠榮過堅於梁

州梁在今汝故城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忱（春秋曰卓以東郡太守胡軫為大督呂布為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眾大亂奔走）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二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明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黽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黽池間以截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小戇（說文曰戇愚也音都降反）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黽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典畧曰煨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遷煨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煨音壹回反）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

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
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時人號竿摩車言其
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轓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爲文彩續漢志曰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轓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第旻
爲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
兵事於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髫齔
男皆封侯女爲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
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
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廻一里一百步積穀爲三十年
候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
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橫音光卓施帳幄
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
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
轉枉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
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
叛逆時大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
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
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
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湜參軍
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

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為將軍使寵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鄄音絹）魏絳戮楊千（魏絳晉大夫楊千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楊千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之而大詬（詬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車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道士書布為呂字將以示卓卓不知其為呂布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

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
肅（獻帝紀曰肅呂布同郡人也）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
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
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
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
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
斬之（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十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夾又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主簿田儀（九州春秋儀字作景）及卓倉頭
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
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

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
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時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
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
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
玩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
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字稚然汜張掖人）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儁於中牟因
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

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忌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文許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傕汜等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

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糴尉遷討虜校尉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傕軍

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尚可延命衆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

九州春秋曰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脩東來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乎何李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

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降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

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袁宏記曰蒙後為傕所殺）圍長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袁山松書曰允謂傕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傕等不應自拜署傕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獻帝起居江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上流入杼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盜郭戶如此者三四家中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天風雨盜暴芒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

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為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焉之子）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稟（獻帝紀曰稟與賈詡有隙力背扶風支人為騰守槐里欲共攻傕傕令樊稠及兄子利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悌城城陷斬稟梟首）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前書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府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劭劉

[illegible]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駢並也）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怨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二公所舉終不見用）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啖音徒敢反）白骨委積臭穢滿

路帝使侍御史侯汶（音問）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降帝疑賦卹有虛（賦布也卹憂也）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叉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獻帝記曰催見稠果勇而得衆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上宿汜妻懼失催婢妾私而奪已愛恩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豉為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猜疑也）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都郎使兒子暹（音纖）將數千人圍官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閒事柰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

諫汜乃上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獻帝紀曰汜與傕將張苞張龍謀誅傕汜將兵夜攻傕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汜兵弓弩並發矢及天子樓帳簾中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獻帝紀曰傕令門設守闢校尉守察盛夏炎暑不能得令水飲渴上出入前移宮人又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乞使人就傕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為食賜宮人左右傕不與取久牛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啖食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今池陽縣故城在涇陽縣西北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

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左右音佐佑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為大司馬獻帝起居注曰傕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傕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傕自以為得鬼神之助乃厚賜諸巫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袁宏記曰濟使太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是天子

王克才刊

非車不得前催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刘丈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本車帷帝言諸兵汝却何敢迫近至尊郭汜等兵乃却既受橋士衆咸杯万歲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注曰承靈帝母太后之姪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弃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溥喻汜汜以屯部未定乞須留之溥因罵汜曰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溥言切意乃少喻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袁安

記曰煨與楊定有隙煨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假煨欲反上曰煨屈到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大尉楊彪等曰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旦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煨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弃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溽遠不時解即斫刺之有美髮者斷取凍死及嬰兒隨流而浮者塞水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

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便殺之（袁山松書曰傕年二十五其督戰訾寶負其屍而瘞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袁宏紀曰傕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舡過砥柱出盟津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刘艾亦曰臣前爲夾令知其危險舊故何師猶將有傾危況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縋音直類反）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宋貴人名都常山大守弘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宗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大陽止於人家（大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大河之陽也即今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在穴尚存）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

魏志曰楊字雅叔雲中人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將軍見同歲名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賢競來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關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齎酒送天子侍中不通宣呼罵詈也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己功故因以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官殿悉裝合卒之際枪榜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六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太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

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
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
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
袁弘記曰誅議郎侯祈尚書馮碩侍中盧京訂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衆議郎羅邵伏德稍蕤為列侯賞有功也贈射声校尉沮儁為弘農太守旌死節也曹
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
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轘轅而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於陽城山峽中大敗之乙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間明年左將
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餘騎歌帰并州為張宣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

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
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
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典略曰傕頭至有詔高縣之乙以段
煨為安南將軍封關鄉侯關鄉今陵州縣也說文關今作閿流俗誤也四年張
楊為其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遙為之勢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以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
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負而已帝忌操專偪
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
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
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

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殷猥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大侯端之子也弟許魏光祿大夫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也韋康以為別駕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弟嶽於城上作瞻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衍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外兄姜叙屯歷城阜少長詣叙家見叙母說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為賊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相息天下時叙母

既然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叙母罵之曰若皆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季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超奔漢中降劉備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間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怖璋即稽首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袍罕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故稱河首也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魏志曰泉字妙才沛國人也為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論曰董卓初以虓闞為情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因遭崩剝之埶剝猶亂也左傳曰天實剝亂故得蹈籍彝倫毀裂畿服彝常也倫理也書云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左傳曰裂冠毀冕畿謂王畿也服九服也夫以刳肝斮趾之性

剞劂也斮斬也紂剞劂孕婦剖比干之心斮朝涉之脛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
折意縉紳遲疑陵奪折屈也謂忍性屈情擢用鄭泰蔡邕何顒荀爽等尚有盜竊
之道焉莊子曰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无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
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殘寇謂催卍等
崑岡之火自茲而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版蕩之篇於焉而
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癉毛萇注版反也癉病也言屬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
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鄭玄注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左傳曰人生實
難其有獲死乎不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贊曰百六有會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
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過剝成災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剝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董

卓滔天干逆三才滔漫也曹曰象龔伯夫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
云百川沸騰山冢崒崩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災
自及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掌氏主之五輅纏遶也魏象闕也區服傾
回人神波蕩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二

列傳第六十三　范曄　後漢書七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謝承書曰虞父舒丹陽太守虞通五經東海王恭之後

祖父吾光祿勳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

泰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皆隨時朝貢

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黃巾

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餘以疏

儉安中遷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溫討賊邊章等發

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稟通懸皆畔還本國前書
自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不續也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
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
能禁又洛陽人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
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
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
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略百姓殺護烏桓校
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
十餘萬屯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平州舉稱天子純稱彌天
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

勑公卿奉迎純又使烏桓峭王等峭音七笑反步丘可馬[illegible]
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
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
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
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
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者就拜太
尉封容丘侯容丘縣屬東海郡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
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
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
甚廣歲常割青異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勳

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寬政勸督農植開上
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
十青徐士庶避黃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
視溫恤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為上
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
奢者莫不改操而歸心焉（夙猶舊也）初詔令公孫瓚討
烏桓受虞節度瓚但務會徒衆以自強大而縱任
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
與瓚漸不相平一年冀州刺史韓馥勃海太守袁
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時獻帝年十歲）

[illegible]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
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
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左傳曰周襄王出奔于鄭魯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
州郡宜共勠力（說文曰勠力并力也左傳曰勠力同心音力凋反又音六）盡心王室而
反造逆謀以相垢誤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
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
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魏志曰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劉虞署為從事太祖北征烏桓令疇將衆上徐無出盧龍塞卑劉登白狼柱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太祖與戰大斬後論功封疇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陳太祖令夏侯惇喻之）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

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為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為袁紹所留瓚既累為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瓚猶慢也數也尚書曰黷于祭祀也）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賞典當胡夷（當音丁浪反）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足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京高丘也言高築丘壘以備虞焉解見前帝紀）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瑑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墻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

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徇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居庸縣屬上谷郡有關）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并妻子遣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并司冀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為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焉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尾埶姓名）瓚乃上訓為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為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令音力定反支音巨移反）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小吏為人美姿貌大音聲

言事辭慧典略曰瓚性辨慧每白事常兼數曹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以女
妻之魏志云侯太守妻之以女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
見書傳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
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
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
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
日南多障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
再拜而去觀者莫不歎息既行於道得赦瓚還郡
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
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追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

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
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
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戰鄂邊會烏桓
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
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
河間勃海入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
門石門山名在今營州柳城縣西南虜遂大敗弃妻子踰塞走悉得所
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
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楯力戰不
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隊阬死者

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皇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十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東光今之滄州縣）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導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為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槃即爾雅九河鉤槃之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乃上疏曰臣聞皇羲已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

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謂何進也）紹不能舉直措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續漢書曰何進欲誅中常侍趙忠等進乃詐令武猛都尉丁原放兵數千人爲賊於河內稱黑山伯上事以誅忠等爲辭燒平陰河津莫府人舍以怖動太后）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王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弃置節傳（傳音丁戀反）逆竄逃亡未辱爵命皆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吉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左傳曰兩釋纍囚杜預曰纍擊也前書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纍斃踣也董卓恨紹起兵山東乃誅紹叔父太傅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誅戮之）紹既興兵步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皁囊施檢文稱詔書（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皁囊說文曰檢書署也今俗謂之排其字從木）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亡新王莽）觀紹所擬將必階亂（階梯也詩曰爲亂階）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星工善星者）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効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

相姚貢紹以貪惏（惏音力含反）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
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紹母親爲傳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
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
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卑埽除
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
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
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
立柯會之盟（春秋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羊傳曰齊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柯之盟始也）晉文爲
踐土之會（踐土鄭地也左傳周襄王出居於鄭晉文公重耳爲踐土之會率諸侯朝天子以成霸功）伐荊楚
以致菁茅（菁茅靈茅以供祭祀也左傳曰僖四年齊桓伐楚責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誅曹衛以章無禮（左傳僖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河南濟侵曹伐衛責其無禮也）
臣雖闒茸名非先賢（闒徒下也茸細也闒音吐盍反茸音人勇反）蒙被朝恩
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鈇音方于反莝刃也鉞斧也）輒與
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尚書周公東征三年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遂舉兵攻紹於是冀
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
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皆紹領勃
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
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橋名辭見獻帝紀）瓚

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水在幽州歸義縣界自易州遵縣界流入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左傳齊侯伐魯語展善曰空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時而不恐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比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前書易縣屬涿郡續漢志曰屬河間瓚所居易京故城在今幽州歸義縣南十八里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千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鮑丘水名也又名路水在今幽州漁陽縣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

貴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歸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九州春秋曰瓚曰始天下兵起我謂唾掌而生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櫓即櫓字見說文釋名曰櫓露也上無覆屋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

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尨歸人滀水陵高滀水丑一反滀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昨經隰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獻帝春秋候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詞即此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屠各胡號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關內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衰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鄴降拜平北將軍封安

國學侯

論曰自帝室王公之胄皆生長脂腴不知稼穡其能厲行飭身卓然不羣者或未聞焉（前書班固曰夫唯大雅卓爾不群者河間獻王之謂與故論引焉）劉虞守道慕名以忠厚自牧（牧養也易曰卑以自牧）美哉乎季漢之名宗子也若虞瓚無間同情共力糾人完聚稽保燕薊之饒（糾收也）繕兵昭武（繕修也左傳曰繕甲兵）以臨羣雄之隙舍諸天運徵乎人文則古之休烈何遠之有（天運猶天命也人文猶人事也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丹陽郡丹陽縣人也吳書曰陶謙父故餘姚長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故倉梧太守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大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少為諸生仕州郡（吳書曰陶謙察孝廉拜尚書即除舒令郡太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為之屈嘗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乃舞舞又不轉磐曰不當轉邪曰不可轉轉則勝人）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走之境內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為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溧陽今宣州縣也溧音栗）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謝承書曰謙奏昱茂才遷為太守）曹宏等讒

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閻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縣名屬東海国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也楚宣王滅來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取慮音秋閭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殲盡也左傳曰官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呂布據兗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笮音側鬲格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浮屠佛也解見西羌傳）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獻帝春秋曰融敷席方四五里費以巨萬）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

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大僕种拂舉爲方正

贊曰襄貴勵德維城燕北勵勉也仁能治下忠以衛國伯珪踈獷武才趫猛趫音云驕反虞好無終紹執難並徐方殲耗實謙爲梗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三

列傳第六十四上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　子譚

劉表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父成五官中郎將袁山松書曰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成魏書亦同英雄記成字文開與梁冀結好言無不從京師諺曰事不諧問文開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英雄記曰凡在冢廬六年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英雄記曰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

旧來吳子卿許子遠皆為奔走之友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塡接街陌說文曰軿車衣車也鄭玄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佐軍校尉樂資山陽公載記曰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於碩此云佐軍與彼文不同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

等衆軍脅太后誅諸官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魏書曰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沉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案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

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英雄記曰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懸節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山陽公載記曰卓以袁紹弃節改第一葆為赤旄）而奔冀州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珌城門校尉伍瓊為卓所信待瓊等陰為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前書潁川有周承休侯國元帝置元始二年更名邟音山良反）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以從弟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馥字文節香潁川人也）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英雄記曰孔伷字公緒陳留人也王匡字公節泰山人也袁遺字仁業紹從弟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也橋瑁字元偉橋玄族子先為兗州刺史甚有威惠魏氏春秋云劉岱[illegible]）遂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為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

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秋曰太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昔埋青門城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脩等海內先賢傳曰韓融字元長潁川人也陰脩字元基南陽新野人也漢末名士錄曰胡母班字季友泰山人名在八廚謝承書曰班王匡之妹夫匡受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以徇軍班與匡書略曰足下拘僕於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死者人之所難然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幾今日著矣曩為一體今為血讎亡人二女則君之甥身沒之後慎勿令臨僕尸骸也匡得書抱班二子哭班遂死於獄袁術亦執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為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為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眾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眾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為國安問袁董英雄記曰劉子惠中山人兗州刺史劉岱與其書道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不足為憂但卓死之後當復回師討文節擁強兵何凶逆寧可得置封書與馥馥得此大懼歸咎子惠欲斬之別駕從事耿武等排閤伏子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埽除宮門外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紹去董卓出奔與許攸及紀俱詣

冀州不紀聰達有計策甚規恤之逢音寵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於倉左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魏志云諶荀彧之弟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言上廣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埶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願勿有疑馥素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英雄記曰耿武字文威閔純字伯典

後袁紹至馥從事十人棄馥去唯恐在後獨武純杖刀拒兵不能禁紹後今田豐殺此二人冀州雖鄙帶甲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英雄記曰紹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皆萬餘人整兵馳鼓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欲離散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閉戶高枕何憂何懼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屋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為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稽音擁啓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亦雅曰撮持也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黃巾可埽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黑山在今衛州衛縣西北九州春秋曰燕本姓諸黃巾賊起燕聚少年為羣盜博陵張牛角亦起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癭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大會其衆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性剽悍捷遠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浸廣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內諸山谷皆相通號曰黑山

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四州見下）收英雄之士雍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左傳秦伯曰是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由豐（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豐字元皓天姿瓌傑權略多奇紹軍之敗也士崩奔北徒衆略盡掌將皆撫膝而泣曰向使田豐在北不至於是）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懷猜懼辭紹索去（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元時爲馥所不礼內懷忿恨且欲徼迎紹意檀發城郭兵圍守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脚紹亦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故報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見圖謀無何如廁自殺（九州春秋曰至廁以書刀自殺）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遂屯槃河（尒雅有九河鉤槃是其一也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柘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九州春秋曰還屯廣宗界橋今冀州宗城縣東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漳水則界橋蓋當在此之側也）瓚斂兵還戰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員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仙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千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大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大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釁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歷法三月建辰己卯退除可以拂除災也韓詩曰溱與洧方洹洹兮薛君注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兩水之上招冤續鬼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酈元水經注曰漳水經鉅鹿故城西謂之落津續漢志廮陶縣有薄落亭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管子曰齊桓公築五鹿中牟鄴以禦諸侯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痛

投壺言笑容貌自若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英雄記曰升故為內黃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重輜重也）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相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哥鹿腸山蒼巖谷口（朝哥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哥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髦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五萬級皆屠其中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往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優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左傳周襄王出奔於鄭狐偃言於晉文公曰求諸侯莫知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文公從之納襄王遂成霸業）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九州春秋圖字公則）漢

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史記曰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追之高才者先得焉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猒速願其圖之帝立既非紹意竟不能從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愼子曰兔走於街百人追之貪人見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子思子商君書並載其詞略同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左傳曰五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潛之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爲降霜悲哭而崩城者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賓而杞梁獨

不預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及與晉戰果遂聞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陁而隅爲之崩見說苑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負薪謂賤人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幼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拔於陪隸之中陪重也左傳曰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又曰是無陪臺也陪隸猶陪臺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

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元帥謂何進[illegible]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劒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於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尚書曰延入翌室孔安國注翼明也室謂路寢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浹辰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謂叔隗爲太傅從兄基爲太僕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河外河南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

故叩良勃海申以軍號即請就拜也山陽公載記曰董卓將鞏（不受前則臣之與卓来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楊沒偷桀求利滑混也楚詞滑其流揚其波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遊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盟誓何（獻帝春秋曰紹合關東諸州十郡守相衆數十萬登壇歃血盟曰賊臣董卓承漢室之微負兵甲之衆陵虐京城帝城廢踊土朝幽閉太后殺害弘農提挈幼主越暴秦地殘害京師毀滅宗廟發掘陵墓虐及黎庶神過惡熏皇天濁亂宮室蒸烝禽獸人發掘陵墓虐及黎庶神過惡熏皇天濁亂宮室蒸烝禽獸后土忿怨怫鬱憑怙人沮血無所控告仁賢之士痛心疾首義士奮發雲興霧合咸欲奉誅伐罪躬行天誅凡我同盟之後畢力致命以伐凶醜同奬王室翼戴太子有渝此盟神明是咒）卓逆天無道廢主自立（獻帝紀曰卓廢帝為弘農王）遂殺何后及董太后（董太后卓所殺也）鴆殺弘農王（獻帝紀曰卓使人以酒進王王不肯飲卓以強酒逼王王飲悲歌曰天地易兮日月傾帝兄弟兮當捐命棄國兮命不成）焚燒宮室（獻帝紀曰卓悉驅徙洛陽百官及豪傑富室以西都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又悉燒洛陽宮廟及民間廬舍）發掘陵墓（獻帝紀曰卓聚諸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皆銷以鑄小錢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天下金銀及五銖錢剖壞銷取其輪郭）殘害生民（獻帝紀曰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威衆睚眦之忿輒加誅戮或斷舌挑目或鑊煮人或以火燒人或以土封人或縛人於柱以矛刺殺之）甚大小同日并歎鳥獸之情猶知悲鳴（禮記曰凡生天地之間者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夫鳥獸則失喪其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臣所以為然忘哀貌無隱戚者也）憂誠以忠義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效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黃巾張角跨據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罪金鼓未震而元惡饜懷謝罪請知（知音智）元故韓馥懷懼謝罪請出張楊黑山同時而起（黃巾以二月起張楊黑山以三月起）臣時輒承制竊比簒盜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收（簒馳行西河五郡大將軍事以架統為武威太守）會公孫瓚驅迫故勃海太守（勃海太守袁紹也）境臣即星馳帝卷與瓚交鋒

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頻
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
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埶爭
戰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公羊傳曰趙盾弑其君夷皐弑者趙穿也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趙盾曰天乎予無辜史曰尔為仁為義人弑尔君而復國不討賊非弑如何
苟云利國專之不疑左傳曰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冒嘆霜雪不憚
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杜稷未定臣
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
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左傳曰令尹南轅反
所杜預曰回軍南向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
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
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
名懷持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
以遠近孤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
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
邑乏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
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
勞以攜有德攜離也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
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
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闚覦重禮以

希彤弓茲矢之命哉左氏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飜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史記曰朗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白起歔欷於杜郵也史記曰秦王免白起為士伍遷之陰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太傅曰磾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三輔決錄注曰馬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日磾假節東征循撫州郡術在壽春不肅王命每慢曰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從術求去而術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恚而死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臣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玄注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有刺也若以臣今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齊桓晉文時周室弱諸侯不朝桓文權行征伐率諸侯以朝天子若以衆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尸鳩鵲鶵也詩國風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旦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言善人君子執義不如此絕邪諂之論無令忌臣結恨三吳者

數之小終言深也前書曰下綱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獻帝春秋曰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之鄴拜太尉紹爲大將軍改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太尉位在大將軍上初武帝以衛青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敬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明帝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材以爲驃騎大將軍以王故位公上和帝以舅竇憲征匈奴還遷大將軍在公上以勳戚者不拘常例焉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禮合文嘉曰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春秋元命苞曰賜虎賁得車征伐賜斧鉞得誅也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惠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埤亦下也音婢涇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甄音絹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筭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獻帝春秋曰袁舜後黃應代赤故包有此言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迹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爲謀主顏

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十倍則圍之五倍則攻之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埶譬若覆手前書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前書魏相上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義者王敵加於己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疲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淮南子曰運籌於廟堂之中而決勝乎千里之外曹操決今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弃萬安之術而與無名之師前書曰新城三老說高祖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者義曰有名伐有罪也竊為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為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史記范蠡謂句踐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

軍之計在於將軍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臣與主同者權在於主也主與臣同者權在臣也黃石者即張良於下邳圯上所得者三略也圯音以之反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淮南子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御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也注云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

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始皇崩胡亥立趙高爲丞相胡亥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問占夢卜涇水爲崇胡亥乃齋望夷宮趙高令其壻閻樂逼胡亥使自殺張華云望夷之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東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事見史記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呂后專制以兄子祿爲趙王上將軍產爲梁王相國各領南北軍呂后崩欲爲亂絳侯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立文帝廟稱太宗左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貪財爲饕貪食爲餮悺音烏板反父嵩乞匄攜養續漢志曰嵩字巨高靈帝時賣官嵩以貨得拜大司農大鴻臚代崔烈爲太尉魏志曰嵩騰養子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瞞傳及郭頒代語並云嵩夏侯氏子惇之叔父魏太祖於惇爲從父兄弟也匄亦乞也因臧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其鋒之利也僄音方妙反或作剽劫財物也音同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謂紹誅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左傳侵官肩也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

羅英雄奔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畏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刃數喪師徒宇書曰桃輕也魏志曰操引兵西將據成皐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戰不利士卒死傷多操偽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曹洪以馬與操得夜遁又偽呂布所敗 幕府輯復分兵命銳修完補闕表行東郡太守充州刺史徙以虎文續漢志曰虎賁將冠鶡冠虎文單衣裹邑戴武弁虎文衣 授以偏師撫就威柄異復秦師一克之報秦穆公使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伐鄭晉襄公敗諸殽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孟明等文嬴請而舍之歸於秦穆公復用孟明伐晉晉人不敢出封殽尸而還事見左傳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宮室毀發尸而還事見左傳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宮室元殘賢害善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大亂聖人受命之時也陸機辨亡論曰殷人矣何乃急於元元哉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

鼠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以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能以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魏志曰陶謙為徐州牧操初征之下十餘城後復征謙牧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彭城謙會張邈與呂布出兵戰操兵奔陳亂馳突火出營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持上馬遂得引去 彷徨東裔無所慕府惟強弱之勢且不登畔人之黨強弱殊勢故能屈伸左傳曰楚子入於申使石等以申縣賦畀之彭城畔屬楚經書宋彭城傳曰非求也迫書言也且不登畔人也杜預注或也故後授旄摩撫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左傳曰環門之晨公孫敖帥師奔衛侯出奔齊書楊雄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奮而萬物覩李奇曰言操奮發之時英雄並起若雲風之從龍虎也鉦野燎攻之布敗蘭陳官將高順秦宜等降操時兵少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被圍求救劉備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慕府無德於兗土而

有大造於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北鄙之徹謂公孫瓚攻紹也左傳曰局部也杜預注曰遠其部曲為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晉書曰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是謂三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五宗謂且至高祖下及孫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大農顏異與張湯有隙人告異湯推異與客言詔令下有不便者異不言微反脣湯遂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見前書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國語曰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王曰人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周書曰賢哲鉗口小人鼓舌何休注公羊傳曰鉗以木得其口也鉗或作柑音渠嘉反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前書賈誼曰大臣特以爵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續漢書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徵圖廢置奏於下獄劾以大逆操因睚眥被以非罪旁楚丹兼五毒俱至獻帝春秋曰收彪下獄考實遂以策罷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前書曰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孝王武又署發丘中郎將

摸金枚尉所過賤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
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糟繳兇戰吮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
蹈機焰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
管子曰天下無道人在爵位者皆不自聊生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殊為甚莫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
意含覆冒弼縫左傳曰彌縫敝邑士謨注曰彌縫猶補合而採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左傳曰是則為子良生子越版令尹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賴之於而豺狼之聲相救以滅若敖氏諺曰狼
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謂乃欲盡折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棟梁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除忠害善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地征討公孫瓚強

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
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據會行人發
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
阻河為固獻帝春秋曰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鄭以為瓚援會瓚破滅紹亦覺之以軍退屯于敖
倉乃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韓詩外傳曰齊莊公獵有螳蜋舉足將持其輪
問其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蜋也此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其力而輕
就敵公曰此為天下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歸焉亦見淮南子又莊子
曰螳蜋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隧道也莫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
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尸子曰黃伯曰我左執太行之獲右執
彫虎唯象未試史記范雎說秦昭粵王烏獲任鄙之力麥忌夏育之勇也馬良弓勁弩之埶文子
曰狡兄得而獵大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太行紹甥

高幹爲弁州刺史故言越太行山而來助清州涉濟漯（漯長子譚爲青州刺史濟漯二水名在今齊州界漯音他合反）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音居儀反左傳曰晉人角之諸戍掎之是也荊州謂劉表也與紹交故云下宛葉）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於秋蓬）覆滄海而注熛炭（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使河而沈熒火其尅必也）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據陳琳集[illegible]陳琳之詞也魏志曰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紹敗歸太祖太父謂曰卿昔爲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久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下不咎也流俗本此下有陳琳之辭者非也）

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白馬縣屬東郡今滑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紹自引兵至黎陽沮受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埶存則威無不加埶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楊雄有言六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乎（法言之文也嬴秦姓也姬周姓方言蚩悖也六國悖惑侵弱周室終爲秦所併也）曹操遂救劉延擊顏良斬之（蜀志曰曹公使張遼及關羽爲先鋒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萬衆之中斬其首還諸將莫能當遂解白馬圍）紹乃度河壁延津南（元水經注曰漢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武帝作瓠子之歌皆謂此口也又東北謂

之延津杜預注左傳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震操還屯官度官度在今鄭州中牟縣北酈元水經云黃蕩渠經曹公壘北有高臺謂之官度臺在中牟城北俗謂之中牟臺紹進保陽武陽武今鄭州縣沮授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堆東西數十里為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臺北土山猶在臺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牛排也楊雄羽獵賦曰蒙楯負羽獻帝春秋曰紹令軍中各持三尺繩曹操誡禽但當縛之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為霹靂即今之拋車也拋音普孝反紹為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粮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以支軍為瓊等表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執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為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

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烏巢地名在滑州酸棗城東）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曹瞞傳曰公聞許攸來跣出迎之攸勸公襲瓊等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執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掠後軍還兵以益備問者信以為然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睢元進等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脣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懼）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魏志曰張郃字儁文河間鄭人也郃說紹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則事去矣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命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伎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懸又更譖郃快軍敗郃懼歸太祖）二將聞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度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偽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為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為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地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十二年曰紀）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

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乃誅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愎音平逼反）短於從善故至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若軍出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紹謂逢紀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唯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慙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有害豐之意初太祖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曰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將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英雄記曰審配住用與紀不睦辛評郭圖皆在於譚評辛毗兄也見魏志）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魏志曰紹自軍破後發病歐血死獻帝春秋曰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市巷揮淚如或喪親典論曰袁紹妻劉氏性酷妬）

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盡殺之爲死者有知當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爲盡殺死者之家未及定嗣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害逐矯紹遺命奉尚爲嗣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四上

列傳第六十四下　范曄　後漢書七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袁紹　子譚

劉表

譚自稱車騎將軍出軍黎陽尚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曹操度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乃留審配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郭緣生述征記曰黎陽城西袁譚城城南又有一城是曹公攻譚之所築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逆擊破操操軍復

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郭郭之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南皮今滄州縣也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前書蒯通曰必將嬰城固守音義曰嬰謂以城自繞也）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詣曹操請救（魏志曰辛毗潁川陽翟人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悅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言當論其執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蠡倫攸斁（左傳曰震蕩蠡越書曰蠡倫攸斁蠡常也倫理也攸所也斁敗也）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大公志同願等（言大公者尊之謂紹也）雖楚魏

絕邈山河迥遠楚荊州也魏冀州也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匡同
好惡獎王室社預曰獎助也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
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胤
承統以繼洪業宣弈世之德履丕顯之祚弈重也國語曰弈代
載德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
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
忌游於二壘詩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搆我二人史記費無忌得寵於楚平王為太子建少傅
無寵於太子日夜讒太子於王欲誅太子太子亡奔宋左傳作無極竿旌二壘者謂譚尚也便股肱分成二
體匈齊絕為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
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弃親即讎之計已決左傳

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昴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旃旆交於中原
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
下及戰國君臣相弒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
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若周公誅管蔡之類或欲以定
霸功若齊桓公殺子糾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強於一世
也未有弃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
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公羊傳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之也孰滅之也齊滅之曷為
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於襄公復讎也何讎不遠祖也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代九代矣史
記曰紀侯譖齊哀公於周周夷王烹哀公其弟靜立是為胡公
弟獻公立子武公立子厲公立子文公立子成公立子莊公立子
釐公立子襄公八年紀遷去其邑是為九代也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矣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荀偃晉大夫也左傳曰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伐齊濟河而旦出及卒而視不可啥纓盈口其從兵偽未卒事於齊故也士匄歸告知伯乃與叔向合伯游而傷曰吾子盍早圖之不然將及子士匄也宣子名孫曰吾子盍早圖之不所不謂事於齊有如河及字也宣子名孫曰吾子盍早圖之不

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適讎曰仇山不狂曰君子違難不出惡聲適讎國杜預曰違讎國交絕不出惡聲也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而見疑信而被謗先王之明誅也臣不敢逃罪恐傷先王之明故敢陳愚計以報惠王之意恐侵先人之德辭不獲命故敢以書報

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敢繆忝先人以伏將有詢讓之言況我族親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愧左傳曰殷不言象無斬慙順之節伍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耳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弃百痾追攄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而號曰京城太叔段繕甲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聞其期曰可矣乃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段段出奔鄢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貳矣若將除之無生民心生民心將歸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姜氏欲之公弗與其出奔共其出奔共而莊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公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敢獨無君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公語之故且告之情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融融泄泄遂為母子如初君子謂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莊公立姜氏為請京使居之故謂之京城太叔

舜辭堯践帝位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象至不仁封諸有鼻仁人之於其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鼻國在永州營道縣北猶謂之象鼻亭

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

不從魏氏春秋載表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常隸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嘆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皆所以翦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書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余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濟然後剋得其和能為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苞小以優容多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將王室若迷而不返遵而无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奮躍鶴望冀聞和同之声若其泰也則袁族其與漢并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表二書並見王粲集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魏志曰整建安二十二年封鄮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謚曰戴公

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孔子家語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左傳晏嬰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又言解楊曰受命以出有死無隕死而成命臣之祿也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疏一也左傳曰天實剝亂也是以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左傳曰鄭子大叔曰周公殺管叔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公羊傳曰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為季子諱殺也莊公病叔牙曰曾一生一及君以知之慶父賓也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可以無為天下戮突必有後於魯國誅不避兄弟君臣之義也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復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

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嫡嗣上告祖靈下書
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
足戰國策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足遂飲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蠱詐
媢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閼沈之迹
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殺於草
棘又乃圖復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
功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
若莫不悼心揮涕使大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
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
命之節詒大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
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詒遺也不世猶言非常也獻帝春秋曰譚尚遂尋于戈以相征討譚軍不利保于平原尚乃軍于館陶譚擊之敗尚走保險譚追攻之尚設奇伏大破譚軍僵屍流血不可勝計譚走還平原
伏惟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
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覩興
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高於丘岳何意奄
然迷沈隨賢哲之操隨音許規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
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
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
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

布體以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
吉凶以賜環玦（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譚不納曹操因此進
攻鄴審配將馮札為內應開突門內操兵三百餘
人（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窒突門旁為橐充窒狀又置女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
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
若可越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濟之廣深
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
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
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漳水之曲）操又圍之未合尚懼遣
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相州安陽縣界有藍嵯山與鄴相近蓋藍山之口）
操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
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
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
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
幾中（幾音祈中音竹仲反）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
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
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
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
莫不歎息遂斬之（先賢行狀曰是日先縛配將詣帳下辛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負

死矣配顧曰徇輩由汝曹破冀州恨不得殺汝太祖既有意活配配無撓辭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趍奔之趍音促譚憤馬顧曰出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珩音行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爲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先賢行狀曰珩字子卿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娣宗族稱悌也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潞州上黨縣有壺山口曰其險而置關焉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

都尉捕斬之與論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賤故也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先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為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為功乃先置精勇於廄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送之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為玄免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為太

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驪西攻烏桓威行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三小石為足度以為已瑞襄平縣屬遼東郡故城在今平州盧龍縣西南魏志曰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祥也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有三公輔也度益喜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並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為營州刺史為猶置也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

軍封求寧鄉侯度死康嗣故遂據遼土焉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恭王景帝子名餘
身長八尺餘姿貌溫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
號為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
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
刺史王叡王氏譜曰叡字通曜晉太保祥之伯父也吳錄曰叡見執驚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宗黨共為賊又
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宜城縣屬南郡本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
謀畫傳子曰越字異度魏太祖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異度耳表謂越曰宗賊雖
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
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
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
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
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強負而至矣
兵集衆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漢官儀曰荊州營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等是也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
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
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
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

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典略曰劉表夜遣將黃祖潛出兵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射堅殺之英雄記曰劉表將呂介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介介下兵射中堅頭應時物故與此不同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以爲已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獻帝春秋曰濟引衆入荊州賈詡隨之歸劉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退劉表自責以爲已無賓主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北藩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湘間心然性屈彊不順表薄其爲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畔表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領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領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

賑贍皆得資[illegible]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
忠等闓音開[illegible]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
容自保及[illegible]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
表許之不至[illegible]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
中郎南陽韓嵩[illegible]行狀曰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別駕劉先說
表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亢好黃老明習漢家典故曰今豪桀並爭兩雄相
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可也
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
敗求援而不能助兄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
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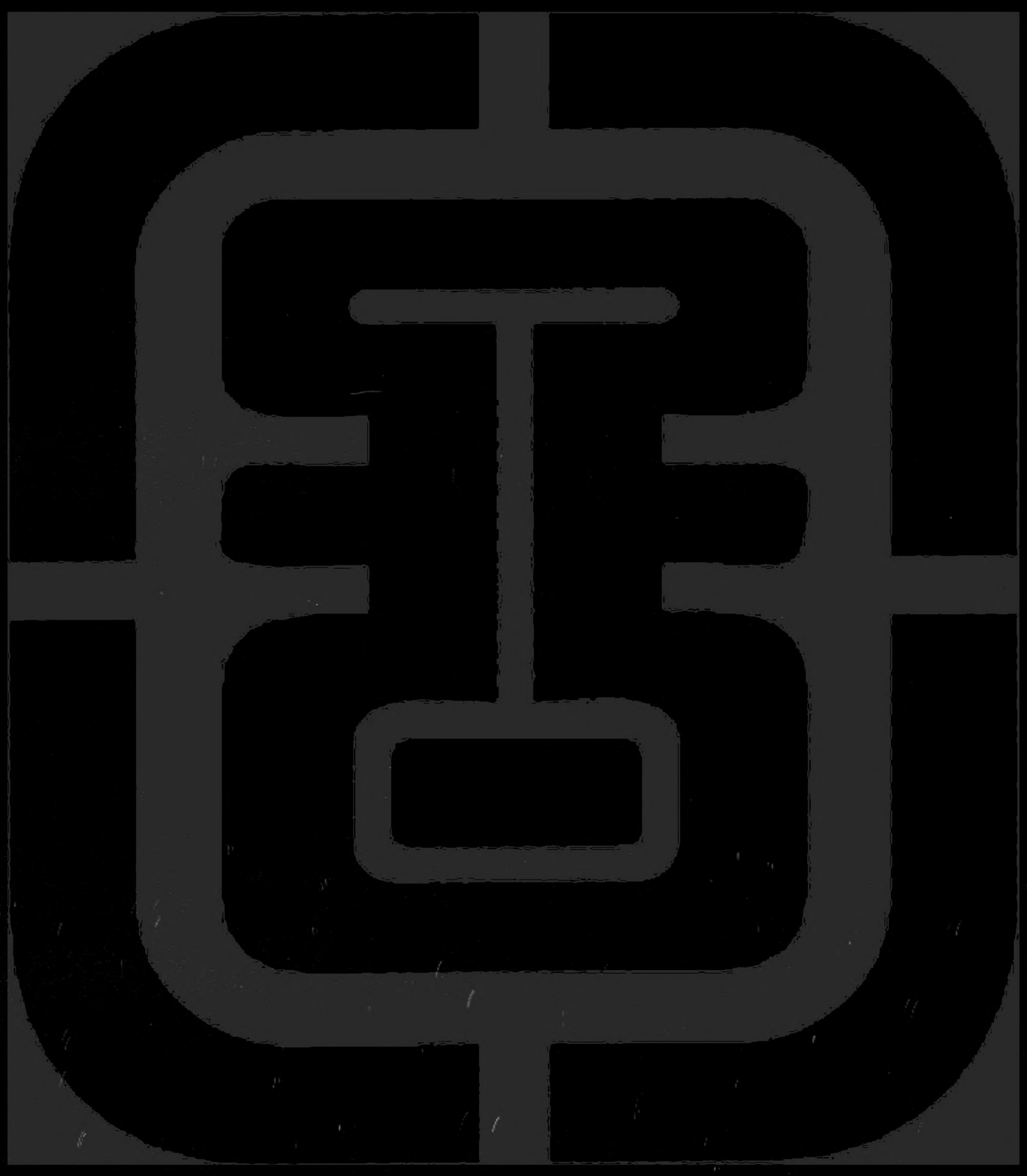
其勁必塞袁紹然後移兵以面江漢恐將軍不能
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
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
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
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
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
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
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
耳在君為君不復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為
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

朝廷曹操之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陳兵詬嵩將斬之（詬罵也）嵩不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它意但囚嵩而已（傳子曰表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不誅而囚之）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代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晉太康中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也）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妻每信受爲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申生晉獻公之太子爲麗姬所譖自縊死重耳申生之弟懼麗姬之讒出奔獻公卒重耳入是爲文公遂爲霸主見左氏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

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人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殺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傅子曰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監識）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埶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劉備奔夏口（夏口城今之鄂州也左傳吳伐楚楚沈尹戌奔命於夏汭杜預注曰漢水入口今夏口也）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蒲圻縣）劉備表琦爲荊州

刺史明年卒

論曰袁紹初以豪俠得衆遂懷雄霸之圖天下勝兵舉旗者莫不假以爲名及臨場決敵則悍夫爭命悍勇也深籌高議則智士傾心盛哉乎其所資也韓非曰很剛而不和愎過而好勝嫡子輕而庶子重斯之謂亡徵韓非亡徵篇曰很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信者可亡也又曰太子輕庶子伉可亡也又曰太子卑而庶子尊可亡也劉表道不相越而欲卧收天運擬蹤三分其猶木禺之於人也言其如刻木爲人無所知也前書有木禺龍一音義曰禺寄也寄龍形於木

贊曰紹姿弘雅表亦長者稱雄河外擅強南夏魚儷漢舳雲屯冀馬魚儷猶相次比也左傳曰奉公爲魚麗之陣前書音義曰舳舩後持施處也左傳曰[illegible]之比上馬之所坐闚圖訊鼎禋天類社闚圖謂若劉歆圖書改名秀訊鼎謂楚子問王孫滿鼎輕重也國語曰精意以享謂之禋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社者陰類將興師故祭之既云天工亦資人亮工者官也亮信也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惟時亮天工矜疆少成坐談奚望九州春秋曰曹公征烏桓諸將曰今深入遠征萬一劉表使備襲許悔無及也郭嘉曰劉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之則備不爲用雖違國遠征無憂矣公遂征之回皇冢嬖身頹業喪冢嫡也嬖愛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四下